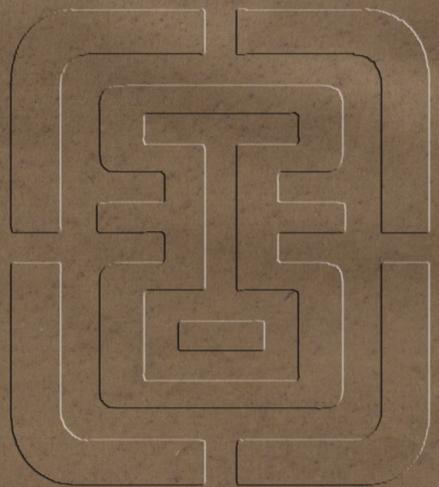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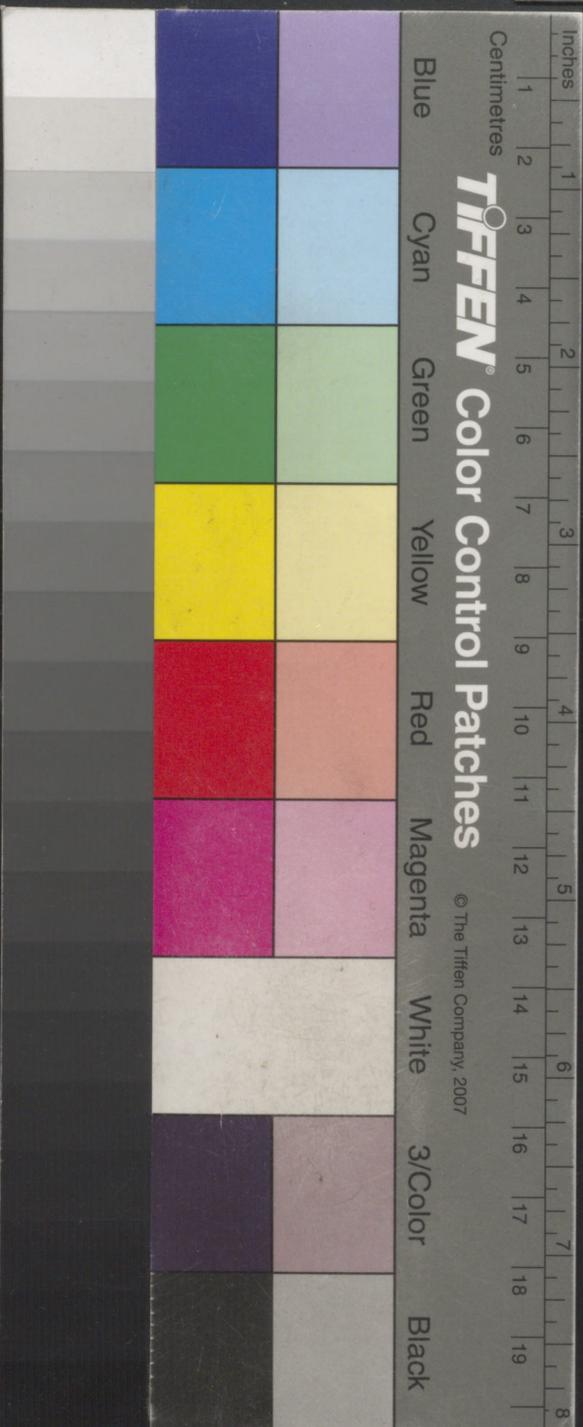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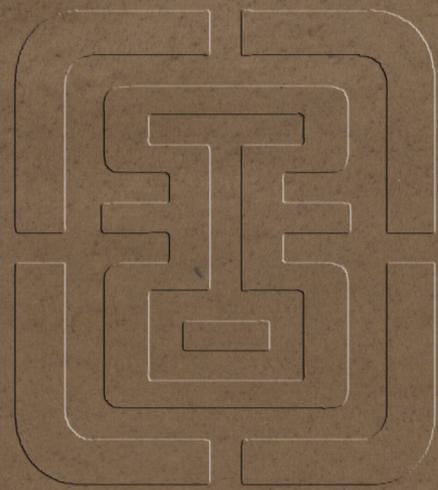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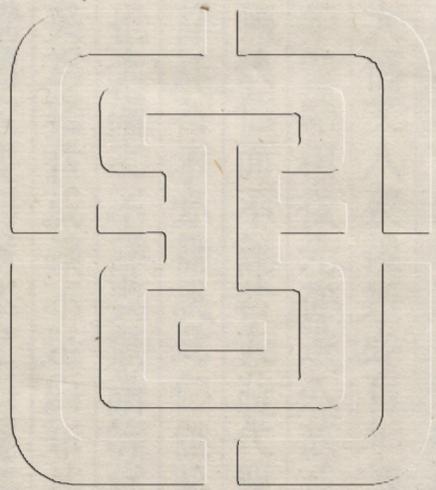
17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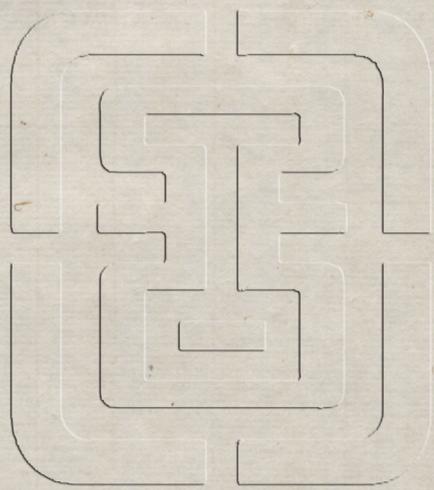


方望溪先生全集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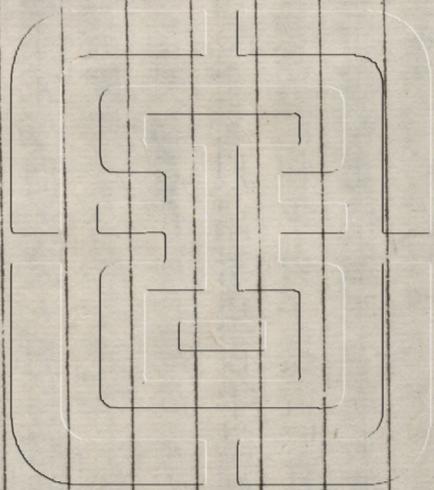


附刻望溪先生年譜序

鈞衡既槩望溪先生全集遂取吾友蘇厚子所編年譜
增後梓既成爲之言曰年譜之作昉於宋人自後千餘
年世所誦大儒文人歿後類必有年譜增集第作者或
及其門或年輩略相後先從遊久故或孫子述追祖考
乃能詳而無缺信而不誣若夫時代閒隔典冊亡徵言
之必不能詳詳者未必無誤此仁傑興祖所致憾于靖
節旨黎者也夫譜之不詳與無譜等詳焉不信則如勿
詳詳矣信矣爲之者或識不足以知其人之深於學行
大小重輕繁簡失要則猶不足以饜塞乎尊信者之心
吾鄉望溪先生舊傳其門人王兆符編有年譜兆符卒

先先生二十餘年其譜缺不備世亦絕未之見以故習舉業者第傳誦先生時文治古文者則奉以紹八家之統治經學者則謂大義炳然非章句小生所及而其修身立命幽隱不欺與夫忠國愛民經世大體則千百中無二二三知者再閱數十載人遙風往文獻就湮承學之士不過卽所誦讀者想像大略而已又先生守道不阿與世多梗自安溪長洲江陰高安諸公先後繼逝同朝媒嬖快其嫉心海內學者苟無據以考其真將使讀先生書信爲大賢君子而無以解於當日傳聞轉疑明道晰理如先生者尙不無可議或遂恣爲僞學蠹聖道而壞人心豈獨先生一身之顯晦已哉嗚呼此厚子年譜

所由作也厚子於先生之學信之篤而愛之深其爲年譜也積十數年乃成博而不雜瞻而有體舉先生立身行己出處本末學問源流一開卷昭然若揭其爲功視周益公之於歐陽李公晦之於朱子劉伯繩之於山陰殆有過焉惟其初意在單行故於先生經說諸序及奏議大者閒錄全文以諸家集後年譜例之可從割削然而厚子之意則欲他年有子長孟堅其人者得是譜卽已洞其實行經綸毋待遍窺全集又欲天下未見先生經說者因是求讀其書以興學向道其用心可謂至矣豈好爲漫冗複疊者哉余故依而刊之爲述大指如此辛亥五月戴鈞衡序



方望溪先生年譜序

學不足以修己治人則爲無用之學文不足以明道析理則爲虛浮之文有行而無學則其行無本有學行而無文章則無以載道而行遠故孔子教人行有餘力則學文又以文行忠信四者並教然則學行文章固不可偏廢也吾鄉方望溪先生少時論行身祈禱曰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閒竊觀先生爲學固徹上下古今一出於正而其學行大綱則符乎程朱之旨至發爲文章則又合四子而一之其行足以副其學其文足以載道而行遠先生少日之志固畢生力學而允蹈之顧先生之著述行義未能盡顯奏議載於家譜世所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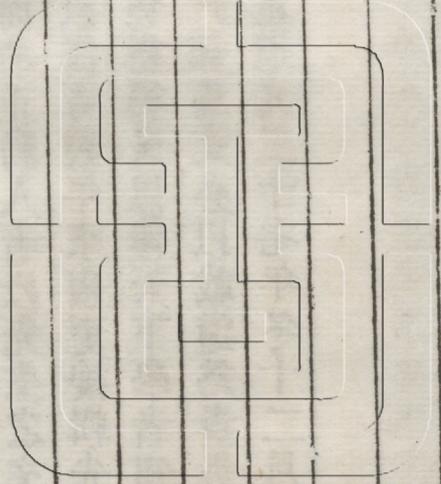
見或知先生之文章而不知其學行經濟或徒愛其文之醇潔而不知其文之載道或知先生經學之宗宋儒而不知其有心得之實先生居官雖未顯著政績而其憂

國之忠直言於大臣潛挽

朝廷大事頗多在書局三十年承修各書亦皆

預列學官其所以扶樹政教嘉惠士林實有古大儒名臣之風矣惇元壯歲始知篤好先生之書十數年間常奉以爲師愧未能希其萬一而於先生遺文逸事不憚集錄惟先生門人王兆符所編年譜及先生幼子道興所撰行狀今皆無傳本其他傳狀碑銘又不能具其學

行之詳用是惜之竊嘗論近代大儒宗法程朱精詳親切者以楊園張先生之學爲最宋以後文家能合程朱韓歐爲一而純正動人者以先生之文爲最昔曾增訂楊園年譜以備考鏡年來因更搜輯先生學行編爲年譜庶亦自備楷模又以俾天下學者知先生學行文章經濟之詳并知爲文必以載道爲貴毋徒爲浮靡奇詭之辭而已也道光二十七年冬十二月同邑後學蘇惇元謹序



方望溪先生年譜

同邑後學蘇惇元輯

康熙七年戊申夏四月十五日先生生於六合之雷稼

邨先生姓方氏諱苞字鳳九一字靈皋老年自號望

溪學者稱望溪先生江南安慶府桐城縣人

家譜桐城志上元志始祖號德益於宋元之際由休甯遷桐城

縣市鳳儀坊德益生秀實為元彰德主簿秀實生謙

為元望亭巡檢謙生圓為元宣使圓生法明建文元

年舉於鄉為四川都司斷事永樂初不具賀表被逮

行至望江自沈於江事載明史法生懋懋生瓘成化

元年舉於鄉瓘生圭圭生綱國子監生綱生夢暘為

南安縣丞夢暘生學尹縣學生學尹生大美見家譜大

美字黃中號冲含萬曆十四年進士官至太僕寺少

卿是為先生高祖見桐城志及家譜曾祖諱象乾字廣野號

聞庵明恩貢生官按察司副使備兵嶺西左江明季

避寇亂僑居江甯府上元縣由正街後移居土街見桐城志

及本集祖諱職字漢樹號馬溪歲貢生有文名官蕪

湖縣學訓導遷興化縣學教諭見桐城志及家譜父仲舒字

南董號逸巢國子監生好讀書習無畦畛與黃岡杜

于皇濬杜蒼畧界同里錢飲光澄之族祖龠山文諸

先生唱和所作詩三千餘首以遺逸名見桐城志及本集沈廷芳

所撰傳家譜前母姚氏母吳氏紹興府同知諱勉之女吳

公莆田人寓居六合畱稼邨逸巢公贅焉見同知紹興府事吳

公墓兄舟字百川長先生三歲寄上元縣籍廩貢生

性孝友好學以制舉文名天下又善古文而自以為

不足疾革時自焚其稿早世年二十七後崇祀鄉賢

祠見兄百川墓誌及四君子傳刻弟林字椒塗亦孝

友好學善時文早天年二十一見弟椒塗墓誌及家譜

十年辛亥先生年四歲父嘗鷄鳴起值大霧以雞聲隔

霧命對先生即應曰龍氣成雲見雷鉉所撰行狀及沈傳

十一年壬子先生年五歲父口授經文章句見台拱

十二年癸丑先生年六歲隨父自六合歸上元見吳處士妻傳

氏墓表

十三年甲寅先生年七歲祖有舊板史記父固藏篋中
兄百川時年十歲百川偕先生俟父出輒啟篋而潛
觀之故先生所得於史記者多百川發其端緒云見從

弟辛元評書
史記十表後

十六年丁巳先生年十歲從兄百川讀經書古文家貧

甚冬無絮衣旬月中屢不再食益厲學其後兄為講

經書注疏大全擇其是辨其疑相與博究經史百氏

之書更相助以孝弟見先母衍畧兄百川墓誌
與呂宗華書及雷狀沈傳始

作時文前輩一見輒異之見杜蒼畧
評讀孟子

十七年戊午先生年十一歲兄百川往蕪湖侍大父學

署太公課先生及弟椒塗誦讀甚嚴先生嘗曰五歲

吾父課章句稍長治經書古文吾父口授指畫焉見台

拱岡墓碣及
百川墓誌先生未成童易詩書禮記左傳皆已能

倍誦見程荃儀
禮析疑序

二十二年癸亥先生年十六歲隨兄百川求友閩巷間

交同里劉吉塘捷見劉古
塘墓誌

二十五年丙寅先生年十九歲交高淳張彝歎自起見四

君子傳序太公攜歸安慶應試交宿松朱字綠書同里

劉北固輝祖見朱字綠墓表
及四君子傳過樅陽宿草舍晨光始

通錢飲光先生扶杖叩門而入太公驚問錢先生曰

聞君有二子皆吾輩人欲一視所祈嚮恐交臂而失

之太公呼先生出拜錢先生答拜太公跪而相支拄

為不甯者久之見田間先生墓表先生嘗曰苞童時侍先君

子與錢杜諸先生以詩相唱和慕其鏗鏘欲竊效焉

先君子戒曰毋以為也是雖小道非盡心以終世不

能企其成而耗少壯有用之心力非躬自薄乎苞用

是遂絕意於詩見廌青山人詩序

二十六年丁卯先生年二十歲循覽五經注疏大全以

諸色筆別之用功少者亦三四周其後崑山刻通志

堂宋元經解出先生句節字劃凡三次芟蕪取其粹

言而會通之二十餘年始畢唐宋以來詁經之書未

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偶舉一節前儒訓釋一一

了然於心然後究極經文所以云之意而以義理折

中焉年三十以前有讀尚書偶筆讀易偶筆朱子詩

義補正見與呂宗華書及程峯所撰儀禮析疑序秋七月丁大父憂

二十八年己巳先生年二十二歲夏四月歲試第一補

桐城縣學弟子員受知於學使宛平高公素侯諱裔七

月公招入使院先生素不好作時文後此皆高公敦

率之見書高素侯先生手札後及姚董塢筆記

二十九年庚午先生年二十三歲春三月四日弟椒塗

卒秋應鄉試房考將樂廖公蓮山諱騰新鄉暢公

素庵諱泰得先生文大異之交論力薦不售見給事

墓表冬十一月娶夫人蔡氏先是先生以弟椒塗卒

服未終不娶妻父母趣之始娶禮齊衰期三月不御

內時七閱月計已過時先生猶不忍成婚入室而異
寢者旬餘族姻大駭物議紛然先生乃勉成婚畢生
恨之見與兄子道希兄弟書

三十年辛未先生年二十四歲作讀孟子文杜蒼畧先

生見之評曰前儒所未發卻婦人小子所共知方郎

十歲初為時文先兄即勸以何不捨此而發憤著書

不意十五年後所造至此見本集秋從高公素侯如

京師館於高公所見書高素侯先生手札後交宛平王崑繩源

無錫劉言潔齊青陽徐詒孫念祖見四君子傳遊太學

安溪李文貞公諱光地見先生文歎曰韓歐復出北宋

後無此作也長洲韓文懿公諱萊以文名海內見先生

文至欲自毀其稿評先生文曰廬陵無此深厚南豐

無此雄直豈非昌黎後一人乎當是時巨公貴人方

以收召後學為務天下士集京師投謁無虛日公卿

爭相汲引先生非先焉不往於是益見重諸公閒見沈

傳及韓公評語家譜一意為經學先生入都萬季野先生名斯

獨降齒德與之交季野告之曰子於古文信有得

矣然願子勿溺也唐宋號為文家者八人其於道粗

有明者韓愈氏而止耳其餘則資學者以愛玩而已

於世非果有益也先生於是輟古文之學一意求經

義焉見萬季野墓表始讀宋儒書先生嘗與劉拙修書曰

僕少所交多楚越遺民重文藻喜事功視宋儒為腐

爛用此年二十目未嘗涉宋儒書及至京師交言潔
 與吾兄勸以講索始寓目乃深嗜而力探焉二十年
 來於先儒解經之書自元以前所見者十七八然後
 知生乎宋五子之前者其窮理之學未有如五子者
 也生乎五子之後者推其緒而廣之乃稍有得焉其
 背而馳者皆妄鑿牆垣而殖蓬蒿乃學之蠹也見本集
 三十一年壬申先生年二十五歲作高素侯先生壽序
 舉蘇老泉上富鄭公書為壽懼公循致高位而碌碌
 無所成高公揭先生文於壁觀者皆駭多相戲曰碌
 碌無成至為門生姍笑先生請撤之公曰吾正欲使
 諸公一聞天下之正議也見壽序及書高公手札後 姜西溟先

生名宸 英 見先生文乃曰此人吾輩當讓之出一頭地

者也 見全紹衣祖望所撰神道碑及姜與王崑繩書 先生與姜西溟王崑繩

論行身祈嚮先生曰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

之閒 見王兆符所撰文集序

三十二年癸酉先生年二十六歲授經涿州 見書成寒章四義後

秋應順天鄉試不售 見送吳東巖序

三十三年甲戌先生年二十七歲授經涿州 見與劉言潔書

三十四年乙亥先生年二十八歲館涿州滕氏疾屢卧

危 見教忠祠祭田條目序 復至京師 見陳馭虛墓表

三十五年丙子先生年二十九歲居京師館於汪氏王

兆符來從學 見查詹事墓表及王生墓誌 交同里左未生待未

生乃忠毅公之孫也見左未生墓誌 作讀周官文姜西溟

見之評曰余近四十始遊諸經之樊方子未三十而

所學造此讀之眼明心開已而汗下見本集 秋試順

天報罷擬不復應舉見高素侯大理手札 冬南歸見吳處士妻墓表

三十六年丁丑先生年三十歲授經寶應喬氏見喬紫淵詩序

三十七年戊寅先生年三十一歲館寶應 冬學使溢

陽張公樸園諱榕端 招至使院見贈魏方甸序 高公素侯以

書督應鄉試見書高素侯先生手札後

三十八年己卯先生年三十二歲舉江南鄉試第一主

考為韓城張公景峯諱廷樞 太原姜公崑麓諱櫛 房考為

宗公見張公逸事及吏部侍郎姜公墓表

三十九年庚辰先生年三十三歲春正月如京師試禮

部不第夏四月南歸見兄百川墓誌 秋七月兄百川自安

慶歸疾遂篤見兄百川墓誌

四十年辛巳先生年三十四歲冬十月二十一日兄百

川卒百川疾逾年先生常雞鳴時起視治藥物以進

見妻蔡氏哀辭 及兄卒執喪過禮過期猶不復寢父曰親親

有殺與父在為母無別矣先生自是殫心於所以制

禮之義有得則以教諸子見兄子道希喪禮或問跋

四十一年壬午先生年三十五歲春正月三十日長子

道章生側室楊氏出見家譜 三月葬兄百川弟椒塗

各為墓誌銘其後以陰流入壙起攢見兄百川墓誌

四十二年癸未先生年三十六歲春至京師再試禮部
不第交蠡縣李剛主塋聚王崑繩寓與剛主論格物

見李剛主
恕谷後集

四十三年甲申先生年三十七歲秋七月移居由正街故
宅之將園先是副使公遷上元始居於此其後定居
土街宅出賃園無主遂盡毀先生因太公年老不能
出遊乃謀復是宅至是入居修葺浚築有高樹清池
蔬圃太公日召故人歡飲其間太公歿後又構堂室
奉太夫人居之每飯後先生扶太夫人循廡觀僕婢
蒔花灌畦或立池上觀月出而名之曰將園取詩人
將父將母之義也見將
園記

四十五年丙戌先生年三十九歲春至京師遇李剛主

於八里莊再論格物不合見恕谷
後集應禮部試成進

士第四名總裁為大興李公山公諱錄溧陽彭公竹

如淇諱會房考為江都顧公書宦諱圖屈

殿試朝論翕然推為第一人而先生聞母疾遽歸李文

貞公馳使留之不得見雷狀沈
傳家譜過揚州有鹽商吳

某求定明歲教其子以百金為贄及抵江南總督藩

臬公延先生主講義學先生乃返吳贄吳曰非先生

辭我勢不能也贄者見也已見何返先生不可三往

返卒還之見恕谷
後集秋七月三日夫人蔡氏卒作哀

詞見本集 夫人歿後薦紳慕先生名競聯姻相國熊文

端公諱賜履欲妻以女先生謝之又有鄭總兵家巨富

欲妻之女願以萬金助妝奩使可贍九族三黨之餽

問者先生峻辭之熊尚書一瀟其子本為先生同年

進士密謂先生曰鄙人有妹家君願使侍箕帚先生

曰盛意感甚惟苞家法亡妻偕娣姒日夙興精五飯

酒漿奉厄匱二親左右令妹能乎本咋舌無以應見

集谷後

四十六年丁亥先生年四十歲歸桐城省墓見己亥四月示道希

兄秋月繼室徐氏夫人歸夫人上元人內閣中

書時敏之女見家譜冬十月四日父卒先生以母老

疾酌禮經築室宅之西偏以奉事焉而不入中門見

古塘所撰喪禮或問序

四十七年戊子先生年四十一歲冬歸桐城省墓便入

龍眠山見左仁傳及書公祭先母文後

四十八年己丑先生年四十二歲歸桐城省墓便至浮

山見再至浮山記

五十年辛卯先生年四十四歲是年以後潛心三禮因

以貫徹諸經見王兆符評語冬十一月以南山集牽連赴

詔獄是時左都御史趙公申喬劾編修戴名世所

著南山集語多狂悖先生以集序列名牽連被逮下

江甯縣獄旋解至京師下刑部獄其序文實非先生

正作也見本傳及結感錄恕谷後集

五十一年壬辰先生年四十五歲在獄中切究陳氏禮記集說著禮記析疑其序曰自明以來傳註列於學官者於禮則陳氏集說學者弗心饜也壬辰癸巳閒余在獄篋中惟此本因悉心焉始視之若皆可通及切究其義則多未審者因就所疑而辨析焉蓋禮經之散亡久矣羣儒各記所聞記者非一時之人所記非一代之制必欲會其說於一其道無由第於所指之事所措之言無失焉斯已矣然其事多畧舉一端而始末不具無可稽尋其言或本不當義或簡脫而字遺解者於千百載後意測而懸衡焉其焉能以無失乎注疏之學莫善於三禮其參伍倫類彼此互證

用心與力可謂艱矣宋元諸儒因其說而紬繹焉其於辭義之顯然者亦既無可疑矣而隱深者則多未及焉用此知古書之蘊非一士之智一代之學所能盡也然惟前之人既闢其徑涂而言有端緒然後繼事者得由其閒而入焉乃或以己所得瑕疵前人而忘其用力之艱過矣余之爲是學也義得於記之本交者十五六因辨陳說而審詳焉者十三四是固陳氏之有以發余也既出獄校以衛正叔集解去其同於舊說者而他書則未暇徧檢蓋治經者求其義之明而已豈必說之自己出哉後之學者有欲匯衆說而整齊之則次以時代而錄其先出者可矣

見本集方

爰書上時同繫者皆惶懼先生閱禮經自若同繫者
厭之投其書於地曰命在須臾矣先生曰朝聞道夕
死可也見沈傳及顧用方所撰周官辨序金壇王若霖澍聞日入

獄視先生解衣般礴諮經詠史旁若無人同繫者或

諷曰君縱忘此地為園土身負死刑柰旁觀姍笑何

見送王若霖南歸序著喪禮或問其後劉古塘為之序稱其

於先王制禮之意有灼知曲盡而非傳注所能及者

撥人心昏蔽而起其善端莫近於是書初先生居喪

準禮里中戚友有感而相倣倣者古塘刊是書示朋

友生徒而江介服行者又漸多也見古塘序及兄子道希跋

五十二年癸巳先生年四十六歲春三月獄決先生蒙

恩寬宥免治出獄隸籍漢軍先是獄具論死

聖祖矜疑李文貞公亦力救之獄詞五上五折本至是

章始下

聖祖素知先生文學三月二十三日硃書戴名世案

內方苞學問天下莫不聞下武英殿總管和素翼日

召入南書房命撰湖南洞苗歸化碑文越日命著黃鍾

為萬事根本論越日命作時和年豐慶祝賦每奏進

聖祖輒嘉賞再三曰此即翰林中老輩兼旬就之不能

過也

命以白衣入直南書房見本傳沈傳兩朝聖恩恭紀遣人迎母至

京寓侍養見雷保所撰名臣言行錄秋八月移直蒙養齋編

校樂律厯算諸書先生與渾渚徐公蝶園諱元承修

樂律

聖祖命與諸皇子遊自誠親王以下皆呼之曰先生時
誠親王為監修王性嚴承事者多獲訶責先生侃侃
不阿遇事持正爭執王敬之乃延為王子師先生置
王子座東向己南面坐始就講見本傳雷狀沈傳全
碑及兵部尚書法公
墓先生雖不與朝政而密勿機務多得聞之是時李
文貞公在閣徐公蝶園尋以總憲兼院長皆傾倒於
先生先生時時以所見敷陳某事當行某事當去其
說多見施行先生苦口直言不自知其數雖不能盡
從而二公能容之欲薦先生則辭曰某本罪臣不死

己為非望公休矣但有所見必為公言之倘得行則

拜賜多矣見全碑周官辨成先生在館中徐公蝶園

及混同顧公用方諱琮時就問周官疑義先生詳為辨

析遇館中後生則為講喪服聞而持行者數人顧公

與河閒王振聲謂筆之書然後可久存先生乃出其

在獄所作喪禮或問又為周官辨浹月而成見顧用方所撰

周官辨序其自序曰凡人心之所同者即天理也然此理

之在身心者反之而皆同至其藏伏於事物則有聖

人之所知而賢者弗能見者矣昔者周公思兼三王

以施四代之政蓋有日夜以思而苦其難合者以公

之聖而得之如此其艱則宜非中智所及也故周官

晚出羣儒多疑其僞至宋程張二子及朱子繼興然後知是書非聖人不能作蓋惟三子之心幾乎與公爲一故能究知是書之精蘊而得其運用天理之實也然三子論其大綱而未嘗條分縷析以辨其所惑故學者於聖人運用天理廣大精密之實卒莫能窺而幽隱之中猶若有所疑畏焉蓋鄭氏以漢法及莽事詰周官多失其本指而莽與歆所竄入者實有數端學者既無據以別其真僞而反之於心實有所難安故其惑至於千數百年而終莫能解苟非折以理之至是而合其心之同然則是經之蠹蝕終不可去夫武成之書周人開國之典冊也守在官府傳布四

方不宜有譌而孟子斷爲不可盡信亦折之以理而已余懼學者幸生三子之後而於是經之義猶信疑交戰於胸中是公之竭其心思以法後王者將蔽晦以終古故不得已而辨正焉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以余之淺見寡聞豈足以有明而志承乎三子則知道者或猶能察其心而不以爲妄也夫五十四年乙未先生年四十八歲春刪定容城孫徵君年譜書成序之尋作徵君傳冬十二月九日母卒先是疾篤

聖祖加恩賜醫診視

見示道希兄弟

五十五年丙申先生年四十九歲冬春秋通論成先生

別其類爲三十有六而通論其大體凡九十章又通
例七章使學者知所從入至盡其義類與聖心同揆
而無一節之不安則願後之君子繼事焉耳徐公每
語人曰自程朱而後未見此等經訓他日必列於學
官

見顧用方
撰本書序

五十六年丁酉先生年五十歲秋作四君子傳其序略
曰余弱冠從先兄百川求友得邑子同寓金陵者曰
劉古塘於高淳得張彝歎歸試於皖得古塘之兄北
固於宿松得朱字綠辛未遊京師得宛平王崑繩無
錫劉言潔青陽徐詒孫其志趨之近者則古塘彝歎
言潔詒孫也術業之近者則崑繩字綠北固也余平

生昵好志趨術業之近與諸子比者有矣然其年或
先後生於余而自有其儕或年相若而交期則後惟
諸君子同時並出而爲交皆久且深故世莫不聞癸
巳春金壇王若霖曰吾與諸公每私議南士之相引
爲曹而發名於世者其朋有三焉行修而學殖者莫
如子之徒其遇之窮而無一得其所者亦莫如子之
徒也因屈指死者七人皆齋志也存者三人則余罹
於罰古塘中歲遭无妄之災病且聾彝歎老而無子
相與痛惜者久之先兄之歿余旣爲誌銘詒孫北固
有哀辭字綠有墓表故弗更著今作王張二劉四君
子傳 春秋直解成其序曰自程朱二子不敢以春

自癸巳後供事書局公事之暇輒致力於春秋周官
 前後幾三十年見程峯撰儀禮析疑序先生在書局徐公蝶園
 日請先生講春秋疑義每舉一事先生必數全經比
 類以析其義顧公用方與二三君子謂非筆之於書
 則口所傳能幾且所傳者遂能一一不失其指意乎
 屢敦促始成此書其自序日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
 也凡先儒之說就其一節非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也而比以異事而同形者則不可通者十八九矣惟
 程子心知其意故曰春秋不可每事必求其異義但
 一字異則義必異焉然經之異文有裁自聖心而特
 立者如魯夫人入各異書之類是也有沿舊史而不

能革者稱人稱爵稱字稱名或氏或不氏之類是也
 其閒毫芒之辨乍言之若無可稽尋及通前後而考
 其義類則表裏具見固無可疑者抑嘗考詩書之文
 作者非一而篇自爲首尾雖有不通無害乎其可通
 者若春秋則孔子所自作而義貫於全經譬諸人身
 引其毛髮則心必覺焉苟其說有一節之未安則知
 全經之義俱未貫也又凡諸經之義可依文以求而
 春秋之義則隱寓於文之所不載或筆或削或詳或
 略或同或異參互相抵而義出於其閒所以考世變
 之流極測聖心之裁制具在於此非通全經而論之
 末由得其閒也余竊不自忖謹師戴記與程子之意

秋自任而是經爲絕學矣夫他書猶孔子所刪述而
是經則手定也今以常人自爲一書其指意端緒必
有可尋况聖人之不得已而有言者乎蓋屈摺經義
以附傳事者諸儒之蔽也執舊史之文爲春秋之法
者傳者之蔽也聖人作經豈預知後之必有傳哉使
去傳而經之義遂不可求則作經之志荒矣舊史所
載事之煩細及立文不當者孔子削而正之可也其
月日爵次名氏或畧或詳或同或異策書旣定雖欲
更之其道無由而乃用此爲褒貶乎於是脫去傳者
諸儒之說必義具於經文始用焉而可通者十四五
矣然後以義理爲權衡辨其孰爲舊史之文孰爲孔

子所筆削而可通者十六七矣余之始爲是學也求
之傳注而樊然殺亂按之經文而參互相抵蓋心殫
力屈幾廢者屢焉及其久也然後知經文參互及眾
說殺亂而不安者筆削之精義每出於其間所得積
多因取傳注之當者并已所見合爲一書以俟後之
君子其功與罪則非蒙者所能自定也

五十七年戊戌先生年五十一歲春二月命兄子道希

道永權葬父逸巢公母吳夫人於土元南都石觜之

台拱岡

見台拱岡墓碣

命長子道章就學於李剛主

見李伯子哀詞

五十八年己亥先生年五十二歲夏四月遇疾自危作

書示兄子道希

字師范

兄弟定祭禮擬置祭田定教家

之法

見敦忠祠祭田條目序

五十九年庚子先生年五十三歲冬十一月周官集註成其序曰朱子既稱周官徧布周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又謂頗有不見其端緒者學者疑焉是殆非一時之言也蓋公之兼三王以施四事者具在是書其於人事之始終百物之聚散思之至精而不疑於所行然後以禮樂兵刑食貨之政散布六官而聯爲一體其筆之於書也或一事而諸職各載其一節以互相備或舉下以該上或因彼以見此其設官職之精意半寓於空曲交會之中而爲文字所不迫而求之誠有茫然不見其端緒者及久而相說

以解然後知其首尾皆備而脈絡自相灌輸故歎其徧布而周密也余嘗析其疑義以示生徒猶苦舊說難自別擇乃並纂錄合爲一編大指在發其端緒使學者易求故凡名物之纖悉推說之衍蔓者概無取焉蓋是經之作非若後世雜記制度之書也其經緯萬端以盡人物之性乃周公夜以繼日窮思而後得之者學者必探其根原知制可更而道不可異有或異此必蔽虧於天理而人事將有所窮然後能神而明之隨在可濟於實用其然則是編所爲發其端緒者特治經者所假道而又豈病其過畧也哉 十二

月二日幼子道興生側室楊氏出

見家譜

六十年辛丑先生年五十四歲周官析疑成其序曰周官一書豈獨運量萬物本末兼貫非聖人不能作哉卽按其文辭舍易春秋文武周召以前之詩書無與之並者矣蓋道不足者其言必有枝葉而是書指事命物未嘗有一辭之溢焉常以一字二字盡事物之理而達其所難顯非學士文人所能措注也凡義理必載於文字惟春秋周官則文字所不載而義理寓焉蓋二書乃聖人一心所營度故其條理精密如此也嘗考諸職所列有彼此互見而偏載其一端者有一事而每職必詳者有畧舉而不更及者有舉其大以該細者有卽其細以見大者有事同辭同而倒其

文者始視之若樊然淆亂而空曲交會之中義理寓焉聖人豈有意爲如此之文哉是猶化工生物其巧曲至而不知其所以然皆元氣之所旁暢也觀其言之無微不至而曲得所謂如此况夫運量萬物而一以貫之者乎余初爲是學所見皆可疑者及其久也義理之得恆出於所疑因錄示生徒使知世之以周官爲僞者豈獨於道無聞哉卽言亦未之能辨焉耳

冬十一月聞李剛主長子習仁天乃作書與之其畧曰此子天民之秀非獨李氏所恃賴也僕不能自解豈能爲吾兄解然有區區而欲言者言之則非其時而重傷吾兄之意不言則於交友之道爲不忠是

以敢終布之易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僕平生
所遭骨肉閔凶殆人理所無悲憂危蹙中每自念性
質迫隘語言輕肆與不祥之氣實有相感召之理以
吾兄之德行醇懿而衰暮罹此語天之道有不當然
者竊疑吾兄承習齋顏氏之學著書多警警朱子習
齋之自異於朱子者不過諸經義疏與設教之條目
耳性命倫常之大原豈有二哉此如張夏論交曾言
議禮各持所見而不害其並爲孔子之徒也安用相
詆訾哉記曰人者天地之心孔孟以後心與天地相
似而足釋斯言者舍程朱而誰與若毀其道是謂戕
天地之心其爲天之所不祐決矣故自陽明以來凡

極詆朱子者多絕世不祀僕所見間具可指數若習
齋西河又吾兄所曰擊也君子省身不厭其詳論古
不嫌其恕倘鑒愚誠取平生所述警警朱子之語一

切雜芟而直抒己見以共明孔子之道則僕之言雖

不當而在吾兄爲德盛而禮恭所補豈淺小哉

見本集

初先生與王崑繩論學崑繩不信程朱盡發其失且
曰使百世以下聰明傑魁之士沈溺於無用之學而
不返是卽程朱之罪也先生曰子毋視程朱爲氣息奄
奄人觀朱子上孝宗書雖晚明楊左之直節無以過
也其備荒浙東安撫荆湖西漢趙張之吏治無以過
也而世不以此稱者以道德崇閎稱此轉渺乎其小

耳崑繩聞先生言終其身口未嘗非程朱其後先生
 出刑部獄剛主來唁先生以語崑繩者語之剛主立
 起自責取不滿程朱語載經說中已鐫板者削之過
 半先生因舉顏習齋存治存學二編未愜心者告之
 剛主隨卽爲更定至是先生復作此書與之見李剛主墓誌
 六十一年壬寅先生年五十五歲夏四月扈
 蹕熱河 六月奉
 命回京充 武英殿修書總裁見兩朝聖恩恭紀及本傳
 雍正元年癸卯先生年五十六歲以
 世宗嗣位覃恩赦歸原籍見本傳先是滇遊紀聞案先生
 近支族人皆隸漢軍至是肆赦

上曰朕以方苞故赦其合族苞功德不細先生聞

命驚怖感泣涕泗交頤見本傳雷狀沈傳 秋八月宛平門入

王兆符爲敘次文集見集序 高安朱文端公諱來定

交志同道合無與比者見敘交

二年甲辰先生年五十七歲春二月請假歸葬親蒙

恩給假一年五月十三日抵上元越翼日展墓初歸以

卜兆未定不卽私室寓居北山僧舍中葬畢乃返見台

拱岡墓碣清涼寺記沈傳 六月丁酉視台拱岡父母墓穴負土

定封見台拱岡墓碣 七月作台拱岡墓碣 八月歸桐城

奉大父柩至上元且省在桐各先墓便過浮山時左

未生已故弔其子秀起見再至浮山記 作書示道希兄弟

訓教家法 作大父馬溪府君墓誌

三年乙巳先生年五十八歲春三月二十四日還京

召見

上憐弱足 命二內侍扶翼至 養心殿顧視訓慰者

久之有

先帝持法朕原情汝老學當知此義之論并賜茶芽二

器見聖訓恭紀及本傳

命仍充武英殿總裁尋欲用為司業先生以老病力辭

見全碑

六年戊申先生年六十一歲冬仁和沈廷芳來受業先生曰師所以傳道授業解惑生欲登吾門當以治經

為務廷芳謹受教先生以所著喪禮或問授之曰喪

祭二禮事親根本世罕習者生其研於斯見沈廷芳所撰先生

傳書後

七年己酉先生年六十二歲夏四月作書示兄子道希

葬兄百川必遵遺命與弟椒塗同邱道希得札從命

葬於蔣甸大父司諭公居中百川椒塗同封居右嫂

張氏及夫人蔡氏同封居左見示道希書並跋其後復以陰

流入墳俱遷葬見熊借呂余東木時文序司諭公遷葬江甯縣石

潭菖蒲山見家譜

八年庚戌先生年六十三歲是年議開博學鴻辭科尋詔三品以上諸臣各舉學與行兼者諸公問先生以所

舉先生以執友南昌龔孝水纓歛縣奈西麓華瑞遊

好之久者嘉善柯南陔煜淳安方文翰蔡如四人應

之見送奈西麓序安溪官獻瑤來受業見官獻瑤所撰讀經史文序

甯化雷鉉見先生於漳浦蔡文勤公遠諱世之齋文勤

即命受業於先生先生固辭而答以儕輩之稱者三

四年後始受而不辭見送雷暢廬歸閩序秋疾作命諸子曰

如我歿斂時須袒右臂昔余弟椒塗疾革時余因異

疾醫者令出避野寺弟卒弗獲視含斂心常悔之以

此目罰也見七思注及沈傳

九年辛亥先生年六十四歲授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

見本傳與常熟蔣文肅諱廷錫桐城張文和諱廷玉兩相

國論征澤望事宜書

十年壬子先生年六十五歲與西林鄂文端諱爾泰桐城

張文和兩相國書論制準噶爾澤望事宜凡十二條

西師征討多年至是復猖獗先生之意欲為嚴軍屯

守撫士蓄力以待可勝之虜勿為輕舉深入以邀難

必之功厥後鄂公奉

命馳往軍前傳諭大將軍旋於十二月奏請邊地屯田

事宜五條其閒多採先生之論奉

詔從之見文集及東華錄惜抱軒集夏五月遷翰林院侍講見本傳

秋七月遷翰林院侍講學士見本傳九月長子道

章舉順天鄉試見家譜及桐城志冬十二月興縣孫文定

公諱嘉以刑部侍郎為順天府尹兼祭酒勁挺不為

親王所喜有自朱邸來屬先生急奏劾之當即以代

孫公先生拒不可其人以禍愴之先生以死力辭不

日竟有劾孫公婪贓孫公下獄先生謂鄂文端公曰

孫侍郎以非罪死公復何顏坐中書於是鄂公以百

口保之孫公遂得免見全碑及雷鏊鄂公逸事

十一年癸丑先生年六十六歲春三月奉 果親王教

約選兩漢及唐宋八家古文刊授成均諸生其後於

乾隆初 夏四月擢內閣學士兼禮部

詔頒各學官見本書并學政全書 侍郎先生以足疾辭

命仍專司書局不必辦理內閣事務有大議即家上之

先生不能隨班趨直俱荷 矜容先生感激流涕以

為不世之恩當思所以不世之報然自是益不諧於

眾矣見本傳全碑及謝授禮部侍郎劄子 六月教習庶吉士見本傳

秋八月充一統志館總裁見本傳 命校訂春秋日講見願用方春秋通論序

十三年乙卯先生年六十八歲春正月充

皇清文穎館副總裁見本傳 秋九月

高宗嗣位有意大用先生時

高宗方欲追踐古禮議行三年之喪 特下詔命羣臣

詳稽典禮王大臣令禮部尚書景州魏公廷珍偕先

生擬議魏公與先生爲金石交以諮先生先生因欲
復古人以次變除之制隨時降殺定爲程式乃作喪
禮議其畧曰臣等謹按夏商之禮自孔子已歎其無
徵周衰典廢后王不降德司徒不懸象籍藏故府黎
獻無聞是以諸侯喪禮孟子亦未之學漢興河間獻
王得邦國禮五十六篇上之而武帝使安秦儀莫能
承用自東漢魏晉六朝以逮唐初羣儒議禮之文尙
有引用者而其書遂亡自是以後皇王喪紀類皆隨
俗傅會隱情失義與禮經不應用此顯學之儒深惜
庸臣淺識雖有賢君不能將順其美坐使天經地義
曠絕不行猶幸先聖遺文散見周官儀禮戴記及七

十子所傳述者猶未盡泯臣等謹詳考經傳參互相
證擇其無戾今制而可存古義者具列九條以聞竊
惟我

皇上徇齊典學凡聖經賢傳及儒先所論辨

聖心洞然具見表裏伏望立中制節定爲 本朝國卹
之經俾四海臣民惟

皇之極觀感率由自飭厥性永永年代守爲典法臣等

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魏公上其議大臣有不便者

遂格不行見全碑先生時領 武英殿修書事請於

親王就直廬持服未再期先生不出焉見尹元先生

所教習庶吉士二十七日內齋宿館舍無敢飲酒食

肉者他部院未嘗有也

見汪師韓跋教忠祠禁及家譜

冬十一月

上請定徵收地丁銀兩之期疏其畧曰邇年徵收地

丁銀兩四月完半十月全完此於國課無分毫之

益而農民苦累不堪蓋自三月至六月正農民耕田

車水刈麥插秧之時舉家男婦老幼雜行兼雇閒民

助力尚恐後時乃今奔走鄉城經營借貸伺候官府

延接吏胥以奪其時力為累大矣計一州一縣富紳

大賈綽有餘資者不過十數家或數十家其次中家

有田二三百畝以上者尚可挪移措辦其餘下戶有

田數畝數十畝者皆家無數日之糧兼樵采負販僅

能餬口正當青黃不接之時而開徵比較典當無物

借貸無門富豪扼之指苗為質履畝計租數月之閒

利與本齊是以雖遇豐年塲功甫畢而家無儋石不

厭糟糠者十室而七也在有司初為此議不過慮歲

有豐凶四月已徵其半則後此徵收為易耳不知秋

成果有四分五分小民本不作拖欠國課之想而

守土之吏亦不容其拖欠若在三分二分以下則我

皇上視民如傷方且憂其流殍蠲租賜賑豈忍預斂其

財而不顧其後哉

臣伏念自

大行皇帝時寬陝西四川徵收之期六月完半十一月

全完數年以來未聞其有逋賦則少寬徵收之期於

國課分毫無損可知矣又上請定常平倉穀糶糴

之法疏其畧曰常平倉穀定例存七糶三有司奉行失宜必穀價既貴各州縣始得申詳府道藩臬請督撫定官價并未開糶之期一處文未批發不敢開糶不知平糶本以利民而穀貴早晚無常若商販眾至則旬月之間價復大減是以胥吏得借此要索苟或上官失察批發後時穀貴之期既過不獨窮民不得邀平糶之恩而官定之價且不能充伏乞我皇上特頒諭旨嚴飭南方各省督撫驗察州縣存倉之穀不用盤倉三年全然不變然後可歲存其半兩年不變則糶七存三但逾一年底面卽有霉爛則春盡糶而秋糶之其或年歲大歉本州縣及鄰境穀皆騰

貴春糶之價不足以糶充原數則詳明上司銀交郡庫俟次年有收或鄰境豐穰如數補糶至河北五省倘遇歲歉春夏穀貴亦聽各州縣詳明上司不拘糶三之例督撫司道郡守止於歲終實覈入倉之數一至開春一任各州縣照所定存糶分數隨時發糶亦杜詳請定價示期之弊竇則胥吏絕無要索之因窮民實邀平糶之澤見在有司可無變爛賠補之累新舊交代永絕彼此相持忿爭告訐之風此臣積年博訪周諮灼見情弊而後敢入告者伏乞

聖鑒施行又上請復河南漕運舊制疏其畧曰河以南祥符等五十州縣共徵米十三萬六千七百餘石康

熙二十二年改令全漕折銀自雍正六年督臣田文鏡疏請改徵至今槩徵本色於運次交兌河以南各府州縣俱遠水次又中隔黃河厥土墳壤一經雨雪牛車淖陷日行不能十里而漕期刻不容遲雇夫盤駁價且十倍中家破產貧民鬻子恆由於此請悉照從前折徵定例解交糧道在衛輝水次官爲採買三疏俱下部議行

見本傳及奏議

乾隆元年丙辰先生年六十九歲春

命再入南書房

見本傳甫

三月上請備荒政兼修地

治疏其畧曰竊思救荒宜豫故周公設保章氏之官以星土之法五雲之物先期而知水旱降豐荒之祲

象以修救政雖其法無傳然每至夏末秋初則水旱豐歉之情形十可八九得矣舊例報荒必待八九月後眾口嗷嗷情狀顯見然後入告被災之民朝不及夕而奏請得旨動經旬月流殍者已不知其幾矣故備荒早則民無流殍而國費亦不致過多救荒遲則勞費十倍而功猶不能一二伏乞

皇上勅下督撫嚴飭州縣凡有水旱五六月卽據實奏報七月中旬卽覈定災傷分數并乏食人數造冊上聞蓋一州一縣之中田有高下傷水旱被災亦有淺深但得實報無欺則災小之地不過量免被災之戶本年正供錢糧十分中幾分發常平倉穀招商通糴

勸諭富民挑塘築堰賑恤孤寡無告者而災可弭矣
其災大者則許動庫金修城浚隍整理倉廩官署以
招集附郭貧民於四鄉相度支河橋梁大塘大堰招
集各鄉土人官給廩穀使任浚築惟老弱孤寡力不
能任土功者乃計口給粟則爲數無多易周而可久
自古救荒之政莫善於興工築而其事宜早若待民
已飢疲則雖壯者亦力不能勝工築矣見本傳及奏議夏
六月

上憐先生老病

命太醫時往診視

見本傳

上以先生工於時文

命選有明及

本朝諸大家四

書制義數百篇頒布天下以爲舉業準的

見本傳

充

三禮義疏館副總裁

見本傳

乃上擬定纂修條例疏曰

臣

竊惟明初五經大全皆各主一人之說且成於倉

卒不過取宋元儒者一三家纂輯之書稍摭眾說以

附之數百年來皆以爲未盡經義不稱大全之名是

以

聖祖仁皇帝特命重修四經頒布學官昭示羣士然惟

周易多裁自

聖心所取至約而前儒未發之蘊開闡實多故特名折

中餘三經則曰彙纂我

皇上躬履至道重念先聖遺經未盡闡揚詔修三禮

乃漢唐以來未有之盛事而三禮之修視四經尤難

蓋易詩書有周張二程以開其先而朱子實手訂之
典謨以下亦抽引端緒親授其徒胡氏春秋傳雖不
免穿鑿而趙啖二陸劉孫胡程之精言採錄實多諸
經大義已昭然顯著故折中彙纂但依時代編次先
儒之言而不慮其無所歸宿也陳澹禮記說自始出
卽不厭眾心詆議紛起周官儀禮則周程張朱數子
皆有志而未逮乃未經墾闢之經欲從大全之例則
無一人之說以爲之宗欲如折中彙纂但依時代編
次羣言則漫無統紀學者終茫然莫知其指要必特
起凡例俾大義分明而後兼綜眾說始可以信今而
傳後臣等審思詳議擬分爲六類各注本節本句之

下一曰正義乃直詁經義確然無疑者二曰辨正乃
後儒駁正舊說至當不易者三曰通論或以本節本
句參證他篇比類以測義或引他經與此經互相發
明四曰餘論雖非正解而依附經義於事物之理有
所發明如程子易傳胡氏春秋傳之類五曰存疑各
持一說義皆可通不宜偏廢六曰存異如易之取象
詩之比興後儒務爲新奇而可欺惑愚眾者存而駁
之使學者不迷於所從庶幾經之大義開卷了然而
又可旁推交通以曲盡其義類伏乞

聖誨鑒定施行以便排纂又奏請出 祕府永樂大典
錄取宋元人經說俱從之

見奏議及程峯
儀禮折疑序

秋七月

刪定管子荀子成是二書先生少時嘗刪錄茲復審定而序之

見本序

冬上請定經制疏其略曰伏惟我

皇上御極以來發政施仁敦典明教無一不本於至誠惻怛之心用此期歲之中四海喁喁嚮風懷德人心之感動未有過於斯時者也但土不加廣而生齒日繁遊民甚衆侈俗相沿生計艱難積成匱乏欲其衣食滋殖家給人足非洞悉其根源矯革敝俗建設長利而摩以歲月之深未易致此

臣嘗通計食貨豐耗之源詳思古今政俗之異竊見民生所以日就匱乏之由實有數端矯而正之卽漸致阜豐之本但人情

枉于所習立法之始必多爲異說以相阻撓愚民無

知亦未必皆以爲便而斷而行之三年以後飢寒之民可漸少十年以後中家資聚漸饒二十年以後則家給人足而仁讓可興矣一請禁燒酒一請禁種烟草一請飭佐貳官督民樹畜一請禁粟米出洋外一請令紳士相度浚築水道

臣所陳五條皆民間日用

細微之事然通計物材民用生長搏節之分數則植

基甚廣而取數多驟視之若迂遠而無近功然漸而

行之以久皆有二三可徵之實效蓋天地之生財有

數不在官則在民民生之用物有經少所損卽多所

益惟廣開生物之源而節其流俾菽粟日多畜產豐

饒百物皆賤致銀錢雖難而足衣食則易然後可積

久而致富安也臣非不知致治之要在官恥貪欺士
敦志行民安禮教吏稟法程然是數者不可以法驅
而威禁必萬邦臣庶無貴賤貧富各守其分而仰事
俯育寬然無憂然後牖之而易明導之而易赴伏惟
我

皇上審察詳議而斷行之見奏議

二年丁巳先生年七十歲夏六月擢禮部右侍郎先生
仍以足疾辭

詔免隨班趨走許數日一赴部平決大事先生雖不甚
入部而時奉獨對大除授并大政往往諮先生先生
多密陳於是盈廷側目矣見本傳全碑上請矯除積習

興起人材疏其略曰臣伏讀三年中前後

諭旨於臣所陳之積弊亦既洞晰於

聖心而思有以矯革之矣然所以矯革之者則有本統
焉文武之政非其人猶莫舉而知人則哲帝堯猶難
之治道之興必內而六部都察院各得忠誠無私深
識治體者兩三人然後可以檢制僚屬而防胥吏之
姦欺外而督撫兩司每省必得公正無欲通達事理
者四三人然後可董率道府辨察州縣以切究生民
之利病能如此者乃有才有識有守而幾於有德者
也雖數十數人不易得况一旦而得數十人哉然
不如是終不可以興道而致治也自古聖君賢主未

嘗借才於異代亦惟我

皇上勤心以察之依類以求之按實積久以磨礱之信賞必罰以勸懲之而已所謂勤心以察之者一則明辨部議會議是非之實也凡一事之興廢其利害常伏於數轉之後故雖周公之聖猶有仰而思之夜以繼日而未得者况庸常之人雜以私意而揣摩瞻徇乎而姦邪文法之吏每能巧飾偏辭變亂是非言之鑿鑿使觀者難辨孔子所以惡佞之亂義惡利口之覆邦家也今內閣擬票雖有兩簽從未有摘發部議之非而奏請改議者古者御史之外別設給事中專駁宰相成議上及詔旨而南宋以後舊典寢廢以故

朱子屢歎之以臣所聞見

聖祖仁皇帝

世宗憲皇帝暨我

皇上時有盡屏廷議而獨斷其行止者 命下必大服

眾心故

臣

愚以為凡部議會議有關於國體民生者

勿遽批發必再三尋覽以究其事理之虛實意見之公私微有所疑必召素信其忠誠無私通達事理者盡屏左右每人而獨問之參伍眾說然後內斷於

聖心此即虞舜好問好察以輔其惟精惟一之學而孔子所歎為大智也抑又聞用人之道惟知之為難凡人之智識必叩之而後知其材勇必試之而後見其

忠邪誠僞必久而習而後得其真太公望文王之師也武王用之猶反覆窮究相與問答者凡數萬言管夷吾齊國之望鮑叔牙所深知也桓公用之猶每事諮度相與問答者凡數萬言方今四海九州萬事百度皆總歸於六部而決於卿貳五六人每日文書到部最少亦一二百件苟一事之失其理則姦心必滋於蠹吏實害必被於兵民此卽五六人皆至公至明虛己和衷日夜講求尙慮其有失誤而我皇上於六部卿貳中灼知其才識深信其忠誠者凡幾人乎古聖王用人惟己必先勞於求賢臣伏願皇上惟盛暑嚴寒宜安養

聖躬不可過勞外此少有餘閒卽延見廷臣凡六部都察院奏事披覽之下微有所疑卽召見問訊使各陳所見聽其語言則明昧可知矣觀其氣象察其心神則公正私曲大略可見矣卽有利日而飾爲忼直邪媚而貌類恪恭者以我

皇上之至誠至明久與之習必有呈露於幾微而不能自揜者矣其餘京堂科道條陳屢合事理翰林敷奏深當

聖心者亦宜慎選其人俾輪班侍直事有疑難隨時召問以習察其志行而劑度其材能至於大僚中已爲我

皇朝通志卷之九十四
皇上所深信者尤宜朝夕燕見與議論天下之事以窮
究其底蘊果能忠誠無私而又通達事理則於同官
百吏皆能助

皇上以檢察而得其實矣所謂依類以求之者天下惟
君子與小人性情心術如水炭之不相入小人所悅
必諛佞側媚者雖有才智而爲國患更深樸直清慎
者雖無才智尙可奉公守法竭力自効是以周公立
政之篇所三致意者惟勿用諛人而求吉士以勸相
國家而已所謂諛人諛佞側媚而有才智者也所謂
勸相樸直清正之士雖才智不足而率作策勵尙可
以有輔於庶政也自古有君子而誤信小人者斷無

小人而能進君子者故求賢之道必以其類爲招保
舉舊例臨時按品秩資格俾各舉一二人法本無愆
而人多難信我

皇上於在內之九卿在外之督撫深信其忠誠無欲者
必各有數人伏願 特下密旨命盡舉所知而別其
材之所宜然後考覈試驗而次第用之比之按資格
以汎舉者必爲得實而聽請託利身家之結習不禁
而自除矣所謂切實積久以廢舊者自漢唐以後雖
仍六官之名而職事多非周官之舊矣而就今功令
所宜秉承者則吏部之職非獨按籍呼名循例黜陟
也其實在使請囑者望風而自止巧法者百變而難

欺戶部之職非獨謹守管鑰會計出納也其實在明於萬貨滋殖之源生民實耗之本禮部雖奉行舊典而事有特舉必當酌古準今可爲後法且寅清端直無玷其官兵部之實在輯將校之驕氣以綏靖兵民消禍變於無形以折衝萬里刑部之實在時情罪之寬嚴以砥維風教辨四方之僞獄以震懾職司工部之實在識海內山川之形勢以知疏鑿之宜覈水土人功之等差以定工程之度至於都察院之設本以肅朝廷之綱紀儆百吏之官常劾中外文武大臣之不法伏願我

皇上於部院卿貳必慎簡忠誠而以明達者佐之辨其

材之所宜而各責之以實使日夜訓勵其僚屬而隨時以進退之則中材以上咸自矜奮數年以後公正之風可作而練達事理者亦漸多矣所謂信賞必罰以懲勸者凡中人之志行多以獎進激勵而成平時主部議者不過正卿中一二人主會議者不過九卿中數人順從緘默者長得自安據理直言者必遭忌嫉積習爲常所以靡靡日趨於瞻徇而非果竟無人也儻我

皇上時時延見一一考驗忠誠者篤信之明達者褒嘉之懷私者廢斥之庸昧者退罷之則旬歲之間勃然而興起矣

世宗憲皇帝於大計保舉之員臧罪敗露督撫降調司道革職條例甚嚴而奉行不實惟奉 特旨獨舉一人者降調甚多而督撫司道之計典無聞焉蓋以所舉眾多不能盡詰而姑從寬貸耳用此賂請陰行舉劾顛倒無所顧忌若一依雍正六年定例執法不移則孰敢徇私任意以自累乎自耗羨歸公以後州縣之繁劇者養廉至千數百金猶不足以延幕客辦公事在內諸司雖蒙加俸一倍猶不足以僦屋賃僕秣馬供車伏願通計天下之耗羨及經賦所餘詳加籌畫必使州縣得備其公事諸司得贍其身家然後一犯臧私嚴法不貸其聲績顯著者則時賜金帛進爵

秩而使久於其任如此則凡爲吏者皆得俯仰寬然潔己以奉公孰肯苟且行私以自取終身之墜陷乎信能行此四者則忠良有恃以不恐姦邪有術而難施中外大臣日夜孜孜以進賢退不肖爲己任庶司百吏皆知奉公守法潔己愛民之爲安數年之後衆正盈廷官守經法民無倖心雖大艱猝投無難其濟而况舉先王足民之大經布前代屢驗之良法尙何慮其阻撓廢格縱私生事以擾民乎至於民食既足則當漸爲禮俗之防官常既修則當實講教士之法內治既定則興屯衛於邊關設軍田於內地使精神可以折衝立制防於海嶠謹治教於苗疆使患害消

於未兆皆宜次第修舉而臣不敢以為言誠以積習
 不除人材不足官常不立則為之而必不可成成之
 而必不可外也凡所陳奏皆臣五十年來所耳聞目
 見確知其狀不得不入告者臣老矣生世無幾時如
 以臣言為可用伏望臣此摺以驗羣情以考治法
 時復臣賜覽如用臣言而無利於民無益於臣國雖
 臣死之後尚可奪臣之爵命播臣之過言以示懲責
 也昧死上陳不勝悚息瞻企之至見奏秋七月教
 習庶吉士見本傳先生嘗慮辭章聲律未足以陶鑄人
 材轉踴其志氣使日趨於卑小欲倣朱子學校貢舉
 議分詩書易春秋三禮為三科而以通鑑通考大學

衍義附之詩書易附以大學衍義春秋附以通鑑綱
 目三禮附以文獻通考以疑義課試當路者多謂迂
 遠惟高安朱文端公江陰楊文定公諱名所見相同
 亦以違眾難行止之先生猶欲發其端乃上請定庶
 吉士館課及散館則例疏其略曰翰林一職專司文
 學河北五路及邊徼遠省與選者甚稀臣自有知識
 竊見內閣九卿出於翰林者十常七八蓋因職親地
 近材識志行之美易達於

天聽若散在州縣則或挂於事故或抑於上官雖有介
 節長才或趨趨以終老故天下士尤以翰林為清華
 而恨不得與本科進士朝考取備庶常之選者三

十有六人江南浙江江西湖廣四省數已三十其餘
僅六人耳豈吳越三楚而外材識志行可以登清華
列侍從者竟無其人與徒以聲律辭章素所不習者
多耳臣請嗣後江南浙江江西湖廣福建仍課以詩
賦其餘各省則專治本經義疏及資治通鑑綱目所
載政事之體要散館之目試以所專課各二篇其兼
通者亦得自著所長而不相強如此則東南之士益
畱心於經濟之實用而河北五路以及邊方之士亦
不至困於聲律之未諳可以陶冶羣材使爭自淬礪
蓋政事文學皆人臣所以自效而政事之所關尤重
使海內昭然知

皇上取人不專以文辭而必求其實濟則有志之士當
益思自奮於

聖明之世矣疏下諸臣議格不行見贈石仲子序及奏議先生館

課不尚詩賦工麗務覘人學識根柢經刮目者多克

以名節自立祁陽陳可齋相國名大受字古咸其一也見雷氏聞

錄九月疏陳九卿會議二事一九卿中有異議者

宜並列上聞以俟

聖裁一詹事科道宜仍與九卿會議所議不符亦隨九

卿議並奏疏下總理事務王大臣等議駁不行見本傳

上請定孔氏家廟補祀先聖前母施氏祀典疏又

上請以湯公斌從祀孔廟熊公賜履郭公琇入賢良

祠疏皆格於廷議見本傳及雷狀全碑十二月復以老病請

解侍郎任

詔許之仍帶原銜食俸教習庶吉士見本傳先是河督某

夙與先生善既而違眾議開毛城舖臺省二臣爭之

言其不便坐下獄先生言於徐公蝶園為

上言不當以言罪諫官

上即日釋之先生獨具疏陳河督之愆河督大恨亦思

傾先生禮部薦一貲郎入曹親王莅部已許之先生

以故事禮部必用甲科不冒平署會新拜泰安為輔

臣起河閒魏尚書為總憲忌者爭相告曰是皆方侍

郎所為若不共排之將吾輩無地可置身矣自是凡

先生所奏疏下六部九卿議皆合口梗之河督亦劾

先生禮部中又有挺身與先生為難者先生自知孤

立乃密陳其狀且以病為請焉見全碑

三年戊午先生年七十一歲冬過遵化州訪廬青山人

李錯未遇廬青以詩投之見李山人詩集序及廬青集

四年己未先生年七十二歲春二月

詔重刊十三經廿二史先生充經史館總裁乃疏請

勅內府內閣藏書處編檢舊本諭王大臣及在京各官

家藏舊本并

勅江南浙江江西湖廣福建五省督撫購送舊本詳校

改正又前侍講學士何焯曾博訪宋版正前後漢書

三國志遺詔請

勅就其家索原書照式改注別本其原本給還從之見本

傳夏四月四書制義選成奉表以進

命頒行天下見本五月庶吉士散館先生補請後到

者考試忌者劾之謂有所私遂落職

命仍在三禮館修書見本傳雷狀先生罷職謂沈廷芳

曰老生以迂憊獲戾宜也吾兒道章數以此諫然吾

受

恩重敢自安容悅哉見沈廷芳考記先是丁巳秋朱文端

公疾革謂先生曰子性剛而言直吾前於眾中規子

謂子委衰疾支離於世無求假而年減一紀尚有國

武子之禍欲諸公諒子之無他而不以世情相擬耳

賓實楊文定字既歿吾病不支子其懼哉及今忌者媒孽

文端已先見之矣見敘交

上意終思先生屢顧左右大臣言方苞惟天性執拗自

是而非人其設心固無他也見雷狀一日吏部推用祭

酒

上沈吟曰是官應使方苞為之方爾其任而旁無應者

見全碑

六年辛酉先生年七十四歲春正月十八日兄子道希

卒作墓志見道希墓志夏四月作七思感傷兄百川弟

椒塗伯姊仲姊三姊妻蔡氏兄子道希也見本集冬

周官義疏纂成進之

上雷覽兼旬命發刻一無所更

見雷狀沈傳

七年壬戌先生年七十五歲春先生以年近八旬時患

疾痛乞解書局回籍調理

上許之賜翰林院侍講銜四月出都歸里杜門著書不

接賓客江南總督尹文端公

諱繼善

踵門求見者三皆

以疾辭

見本傳沈全碑

重為司諗公及百川椒塗卜兆

先是再卜葬再以陰流入壙起攢先生歸後急求兆

域不以高年自寬野處誠求連歲而後成事

見熊偕呂余陳

本時文序及方扶南詩集

同武進楊農先椿考訂輯補湯文正

公年譜十月成序之始營建教忠祠於清涼山麓

并將已所置田盡捐為祭田祀遷桐五世祖斷事公

以公殉節故祠名教忠其側又建太僕公小宗祠歲

時率族人致祭其祭田經費贏餘則以周子孫窶艱

嫁娶喪葬不能自舉者定祭禮作祠規祠禁及祭用

條目以示後人其祠規序曰宗法祭禮之廢久矣唐

宋諸賢所討論當其身不能盡行而欲世為天下法

得乎禮雖先王未嘗有可以義起者以協諸人心而

眾以為安也古者建國始得立五廟北宋以前猶有

四廟三廟二廟之制自程子謂人本乎祖服制以高

曾相屬則時祀宜及高曾冬至宜祀始祖遠祖自是

以後學士大夫及庶民皆遵用而功令亦不復為之

程以人情所安不可強抑耳而朱子於始祖遠祖則不敢祭非獨疑於僭也蓋內反於身覺哀敬思慕之誠達於高曾已覺分之難滿又進而推之遠祖始祖恐薄於德而於禮爲虛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此物此志也蓋程子以己之心量人覺高曾始祖之祭闕一而情不能安朱子則以禮之實自繩覺始祖遠祖之祭備舉而誠不能貫義各有當並行而不悖也苟性頑薄少壯遠遊祭多不與難後涉公事朝夕促促有祭而無齋撫躬自思惟父母兄弟忌日必爲愴然耳春秋秩祀布

几筵奉薦而進雖吾父吾母亦未嘗如見乎位如聞乎容聲况王父母以上未逮事者乎用此將祭之先既祭之後以臨尸不作及愛其所親之義內訟乃知無怍於祖無怍於高曾之難爲之悚然而因此見朱子之心焉又思若竟廢高曾之祭則愧怍亦無由而生是又程子使中人以上各致其情自勉於禮之意也茲酌定祭禮兼立祠規皆以愚心所安依古禮經而準以眾人所能行吾子孫能恪守之則於古者立宗收族之義猶有什一之存焉其或愈於蕩然不爲之制也與其祠禁序曰周官以鄉三物教萬民以鄉八刑糾之閭胥掌旤撻罰之事惟學校射飲罰用旤

撻則施於庶民為多古者大宗小宗皆有收族之責而仕者祿皆足以仁其族故教可行荆楚吳越聚族而居皆有宗祠而自吳郡范氏而外宗法無一行者飢寒之不恤而責以過愆故其心不服而勢亦不能行凡茲祠田皆余孤行遠遊疾病屯遭蔽精神於蹇淺之文術以致之者盡以歸祠以歲八十之三供祠墓遵先君遺命也憶先兄疾革命二支子姓下逮會元始得異居同財及吾之身而不能禁其分析每默以自傷故用祭田經費所餘以合之凡婚嫁喪疾不能自給者使得取分焉而立祠禁違者撻之以不資其乏困為罰且禁不得入祠以斷事公不樂有此後

人亦非先兄與余之族類也戒之慎之見本集及家譜先生

嘗曰祭田乃余為諸生為鄉貢士時陸續購置服官

後未增一畝也見與陳君咸尺牘

八年癸亥先生年七十六歲秋八月尋醫浙東因作天

姥雁蕩之遊為文記之從行者為鮑甥孔巡見記文

九年甲子先生年七十七歲秋九月長孫超舉江南鄉

試見家譜及桐城志超係道章長子

十年乙丑先生年七十八歲夏六月洛陽李餘三學裕

來謁時為安徽布政使未受印屏騶從造北山參戶

而八執弟子禮曰固知先生避客之深也自獲見於

先生始知所以為人之道備官中外幾二十年自省

尚無負於

君國無慙於吏民皆先生之教也所懼民隱壅蔽有過

不自知今適在先生之鄉故甫入城未受印篆而願

聞緒論望先生知無不言

見李公墓志

十一年丙寅先生年七十九歲冬十一月歛縣門人程

盜始為編刻文集

見集序

十二年丁卯先生年八十歲秋八月博野尹元孚會一

來受業時元孚視學江南莅江甯待諸生入闈乃徒

步操几席杖屨造清涼山下潭亭執弟子禮北面再

拜曰曩在京師母命依門牆先生固執不宜使眾駭

遽今里居無嫌且身未及門心為弟子久矣蒙授喪

禮或問吾母之終寢處食飲言語得無大悖成身之

德豈有既乎先生辭不獲越日元孚又獨來先生畏

人疑詫乃掃墓繁昌八九華山避之

見尹元孚墓志

十三年戊辰先生年八十一歲十月十六日長子道章

卒

見家譜及全碑

十四年己巳先生年八十二歲秋七月儀禮析疑成先

生以此經少著難讀未經倍誦恐不能比類以盡其

義又世所傳惟注疏及敖繼公集說二書其永樂大

典中宋元人解說十餘種皆膚淺無足觀 國朝惟

張稷若李耜卿各有刪定注疏間附己意發明甚少

先生大懼是經精蘊未盡開闢而閉晦以終古故七

十以後晨興必端坐誦經文設為身履其地即其事而求昔聖人所以制為此禮設為此儀之意雖臥病猶仰而思焉有心得乃稍稍筆記十餘年來已九治猶自謂積疑未祛乃十治早夜勤劬迄今始成見程峯序及劉大樹祭文雷狀沈傳八月十八日甲午先生卒於上元里第疾革數舉右手以示子孫蓋以弟椒塗亡時抱歎嘗戒子以斂時必袒右臂子孫遂遵遺命以斂焉見雷狀沈傳先生貌快瘦身長面微有痘斑目光視人如電膽弱者當之輒心悸不能語見熊寶泰謁先生祠堂記為人敦厚生平言動必準禮法事父至孝父嘗曰吾體未痛二子已覺之吾心未動二子已知之其先意承志如

此見潛虛集事母尤孝年四十餘宛轉膝下如嬰兒

辛卯以南山集案逮赴詔獄時母老疾多悸先生

偕縣令蘇君慙入見母言安溪李公薦入內廷校

勘不得頃刻雷拜辭出即下獄及癸巳事定迎養北

上先生已

召直南書房居賜第故太夫人至京竟不知其事見祭田條

目及結威錄道希墓志來譜與兄古川弟椒塗相友愛不忍違離

百川約曰吾兄弟三人異日當共葬一邱不得以妻

附見示其後葬先生於江甯縣建業三畝沙場村龍

塘辰戌兼巽乾向與兄百川弟椒塗同邱見家譜先生

每遭期功喪皆率子姓準古禮宿外寢見祠禁先生痛

兄高才不壽後得任子恩請投兄子道永見沈居家

有客至必令子弟奉茶侍立左右或宴會則行酒獻

肴俾知長幼之節見魏舒叔評沈廷芳所撰傳每遇己生辰必避

居郊原野寺不受子孫觴酌祭田羨餘以贍合族生

徒饋遺輒予姻族之婁者見沈生平於貨財不苟受

金陵有王生執金為贖求教介某姻來先生以金即

贈某姻已而王生卒先生曰教未及安受其贖因自

出金如其數使人奠而不使某姻知也又有某富人

家資百萬遭喪延先生點主以百金為壽先生曰吾

豈可屈膝於守財者墓耶嚴卻不應見恕谷後集先生自

視常若下於恆人見隸圉臧獲愛親敬長一事一言

之善輒反躬自責愧不能行有以過規則誠心以為

德見張文和澄懷園集長洲何屺瞻言古文推錢牧齋與先生

論不合屺瞻好詆人短朋游多苦之先生獨喜聞其

言用以檢身時置所著文於朱字緣所使背面發其

瑕疵先生嘗嘆曰如斯人未可多得也見讀管子文自記先

生與朋友責善亦甚嚴當其盡言無隱多人所難受

故雖與昵好者亦竊病其迂見澄懷園集先生自為諸生

名輒動京師雖在難時王公皆嚴憚之性剛直好面

折人過交遊中宦既遂必以吏疵民瘼政教得失相

責難由是諸公頗厭苦之見雷惟朱文端公篤信先

生言先生所知見壹為公盡言之見教與諸大臣言

常以天下之公義古賢之大節相砥淬而未嘗一及於私見澄懷李文貞公以直撫入相先生叩之曰自

八國朝以科目躋茲位者凡幾公屈指得五十餘人先生曰甫六十年而已得五十餘人則其不足重

也明矣望公更求其可重者時景州魏公君璧在側退而曰斯人吾未前見無怪乎見者皆不樂聞其言

也見與陳古先生幼聰穎好讀書而尤篤嗜經學其為學不喜觀雜書以為徒費目力玩物喪志而無所

得見雷撰言行錄論學一以宋儒為宗說經之書大抵推行宋儒之學而多心得名物訓詁皆所畧云江

甯府志耄期猶嗜學日有課程治儀禮十易其稿年八

十日坐城北湄園矻矻不置見雷狀先生於六經皆

有撰述所尤用力者春秋三禮也三禮中於喪禮尤研究精微所著喪禮或問學者以為粹然同於七十

子之文見家譜先生引誘後進與之講論娓娓不倦雷

撰言行錄及家譜先生少與兄百川以時文名天下世稱二方其古文嚴義法言必有物必有序論文不喜班孟

堅柳子厚見韓文懿序嘗語人曰文所以載道也古人有道之言無不傳之不朽文所以佳者以無庸語

支字故六經尚矣古文猶近之至於四六時文詩賦則俱有牆壁窠臼按其格式填詞而已以言乎文固甚遠也見雷撰言行錄又訓門人沈廷芳曰南宋元明以來

古文義法不講久矣吳越間遺老尤放恣或雜小說
或沿翰林舊體無一雅潔者古文中不可入語錄中
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
雋語南北史佻巧語老生所閱春秋三傳管荀莊駢
國語國策史記漢書三國志五代史八家文賢細觀
當得其槩矣見沈傳書後先生生平慎於文不輕爲人作
表誌尤必於其人而難以情假也先生所著書仍有
刪定通志堂宋元經解春秋比事目錄左傳義法舉
要史記注補正離騷正義聞見錄等書皆不知其撰
著年月茲附及之見本集夫人蔡氏生二子早殤生
二女長適廬江舉人宋嗣葵次適上元生員鮑孔學

先生年三十三四尙無子乃納側室楊氏生二子道
章道興生一女適金壇王金範官蒲臺縣丞繼室徐
氏夫人無出蔡夫人葬江甯縣石潭菖蒲山與嫂張
氏同邱道章字用闡號定思揀選知縣生七子超惟
一惟醇惟稼惟寅惟和惟俊超爲英山教諭道興字
行之號信芳安慶府學廩膳生生四子惟清惟恂惟
懋惟憲見家譜孫曾多爲諸生或舉於鄉至今不替茲
未備考焉

方望溪先生年譜附錄

文目編年

康熙辛未

年二十四

讀孟子

書潘允慎家傳後

壬申

高素侯先生四十壽序

送母舅吳平一之鉅

鹿後序

康烈女傳

癸酉

與王崑繩書

甲戌

與劉言潔書

甯晉公詩序

乙亥

與徐詒孫書

一貞婦傳

丙子

聖主親征漠北頌

北征頌二首

代

讀周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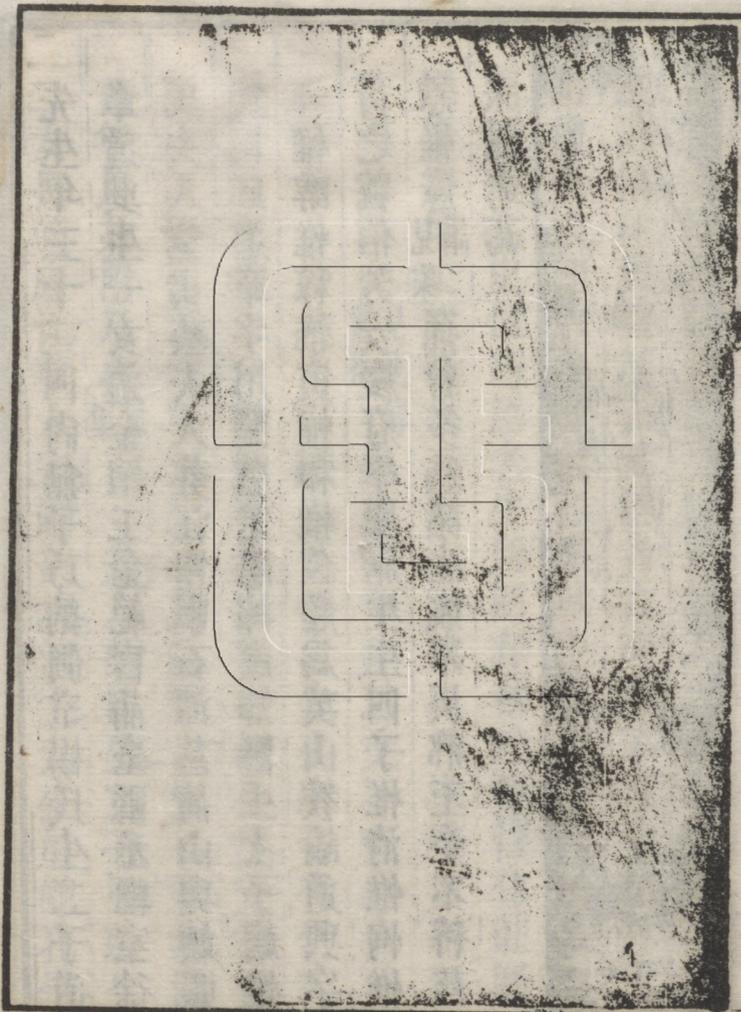
與謝雲墅書

與萬季野先生書

祭徐幼安文

丁丑

陳馭虛墓誌



年二十至三十 書太史公自序後二首 書韓退之

學生代齋郎議後二首 書祭裴太常文後 記時

文稿行不由徑三句義後 與韓慕廬學士書 送

馮文子序 高節婦傳 七夕賦

戊寅年三十一 文昌孝經序代 築子嬰隄記 與閻百

詩書

己卯 書時文稿歲寒章四義後 贈魏方甸序 明

兵部郎中劉公墓誌 徐詒孫哀詞

庚辰 高素侯先生墓誌

辛巳 與韓慕廬先生書

壬午 與喬紫淵書 喬紫淵詩序 兄百川墓誌

弟椒塗墓誌

癸未 劉篤甫墓誌 全椒縣教諭甯君墓誌 祭張

母吳夫人文

甲申 吳宥函文稿序

丙戌 與熊藝成書 書高素侯先生手札後 杜茶

村先生墓碣 亡妻蔡氏哀詞

丁亥 與吳東巖書 傅信錄序 教授胡君墓誌

年三十至四十 書淮陰侯列傳後 跋石齋黃公手

札 記百川先生遺言 記吳紹先求弟事 刻百

川先生遺文書後 附刻弟椒塗遺文書後 答劉

拙修書 與龔孝水書 與賀生律禾書 與劉函

三書 與章泰占書 周公論 方正學論 朱字

綠文稿序 張彝歎稿序 劉巽五文稿序 溧陽

會業初編序 奈西麓文稿序 送劉函三序 張

母吳孺人七十壽序

戊子 年四十一 左仁傳 劉北固哀詞

庚寅 灌嬰論 鮑氏女球壙銘

辛卯 與劉大山書 何景桓遺文序 朱字綠墓表

壬辰 獄中雜記 大理卿高公墓碣

癸巳 湖南洞苗歸化碑文 失 黃鍾為萬事根本論

失 時和年豐慶祝賦 失 結感錄 與白玫玉書

禮記析疑序 周官辨序 絃歌臺記 泉井鄉

祭田記 王大來墓誌 許昌禎妻吳氏墓誌 宣

左人哀詞 阮以南哀詞

甲午 記夢 長甯縣令劉君墓誌 封內閣中書張

君墓誌

乙未 書羅音代妻佟氏守貞事 與孫以甯書 與

安溪李相國書 與陳滄洲書 孫徵君年譜序

送吳東巖序 孫徵君傳 顧飲和墓誌 兵部尚

書范公墓表 婢音哀詞 先母行畧

丙申 春秋通論序 蔣園記 內閣學士張公夫人

成氏墓表 僕王興哀詞

丁酉 春秋直解序 春秋直解後序 蔣詹事牡丹

詩序 胡母潘夫人七十壽序 四君子傳 劉紫

函墓誌 龔君墓誌 余君墓誌 葛君墓誌 內

閣中書劉君墓表 完顏保及妻官爾佳氏墓表

武季子哀詞 王瑤峯哀詞

年四十至五十 左忠毅公逸事 記長洲韓宗伯逸

事 轅馬說 記太守滄洲陳公罷官事 與徐蝶

園書 與劉古塘書 與翁止園書 與劉紫函書

伍芝軒文稿序 儲禮執時文序 徐司空詩集

序 蔣母七十壽序 修復雙峯書院記 彭訥菴

墓誌 廣東副都統陳公墓誌 同知紹興府事吳

公墓表 杜蒼畧先生墓誌銘 武商平墓表 禮

部尚書韓公墓表 祭白侯文 祭顧書宜先生文

祭張文端公文 余石民哀詞

年三十至五十 讀古文尚書 讀儀禮 書刪定荀

子後 讀管子 讀史記八書 書禮書序後 書

樂書序後 詁律書一則 書封禪書後 書史記

十表後 書史記六國世表序後 書孟子荀卿傳

後 讀伍子胥傳 書儒林傳後 書刺客傳後

書陳氏集說補正後 書柳文後 書邵子觀物篇

後 書朱注楚詞後 書歸震川文集後 原人二

首 原過 先天後天圖說 釋言 高陽孫文正

逸事 石齋黃公逸事 書曹太學傳後 書王氏

三烈女傳後 書萬烈婦某氏事 呂九儀妻夏氏

與安徽李方伯書 再與劉拙修書 答喬介夫

書 與程若韓書 與某書 漢高帝論 漢文帝

論 蜀漢後主論 宋武帝論 于忠肅論 明御

史黃公文集序 考槃集序 楊千木文稿序 嚴

鎮曹氏女婦貞烈傳序 王彥孝妻金氏墓碣 祭

某公文 祭彭夫人文

戊戌年十一月 記姜西溟遺言 逆旅小子 送徐亮直

冊封琉球序 送王筠林南歸序 遊豐臺記 遊

潭柘記 謝母王孺人墓誌 萬季野墓表 劉烈

婦唐氏墓表 張彝歎哀詞

己亥 安溪李相國逸事 記張彝歎夢忠武事 書

先君子家傳後 書公祭先母文後 四月示道希

兄弟 送左未生南歸序 汪孺人六十壽序 李

友楷墓誌 潘函三墓誌 巡撫福建黃公墓誌

沈氏姑生壙銘 吏部侍郎姜公墓表 駙馬孫公

哀詞

庚子 周官集注序 左未生墓誌 季瑞臣墓表

祭左未生文

辛丑 萬年寶歷頌 明禹州兵備道李公城守死事

狀 與李剛王書 周官析疑序 送黃玉圃巡按

臺灣序 白玟玉墓誌 王孺人墓誌 李伯子哀

詞

壬寅 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湯公墓誌 羅

烈婦李氏墓表

雍正癸卯 聖王躬耕藉田頌 聖王親詣太學頌

兩朝 聖恩恭紀 王生墓誌 贈通奉大夫刑部

侍郎黃公墓表 祭滄洲陳公文 兄孫仁壙銘

甲辰 示道希兄弟 再至浮山記 蒼溪鎮重修三

元觀記 封氏園觀古松記 刑部郎中張君墓誌

朱履安墓表 大父馬溪府君墓誌 台拱岡墓

碣

乙巳 聖訓恭記 表微 別建曾子祠堂記 贈淑

人尤氏墓表 鮑氏姊哀詞

丙午 左華露遺文序 劉古塘墓誌 顧友訓墓誌

陳依宣墓誌 沈孝子墓誌 韓城張公繼室王夫

人墓誌 王處士墓表 舒子展哀詞

丁未 陸以言墓誌 張樸村墓誌 廣文陳君墓誌

族子根穎壙銘 李世得墓表 劉中翰孺人周

氏墓表 曾孺人楊氏墓表

年五十至六十 江南聞廣積貯議 書老子傳後

通蔽 書孝婦魏氏詩後 湯司空逸事 記所聞

司寇韓城張公事 與呂宗華書 與徐司空蝶園

書二首 答某公書 與李覺庵書 學案序 重

訂禮記纂言序 送余西麓序 贈潘幼石序 贈

淳安方文翰序 贈李立侯序 李母馬孺人八十

壽序 李剛王墓誌 鄭友白墓誌 胡右鄰墓誌

梅徵君墓表 黃際飛墓表 祭王崑繩文

戊申年六一 金陵會館記 釋蘭谷傳 工科給事中

暢公墓表 趙處士墓表 中憲鄂公夫人撒克達

氏墓表 鮑氏妹哀詞 嫂張氏墓誌

己酉 記王巽功周公居東說 四月又示道希 送

李雨蒼序 光祿卿呂公宜人王氏墓誌

庚戌 喜雨說 青要集序 隱拙齋詩集序 送鍾

勵暇甯親宿遷序 沈編修墓誌

辛亥 與常熟蔣相國論征澤望事宜書 廣州府張

君墓誌 兄子道希婦岳氏誌

壬子 爲秦門高貞女糾舉本引 與鄂張兩相國論

制馭西邊書 七月示道希書 贈宋西雅序 李

抑亭墓誌 王部尚書熊公繼室李淑人墓誌 汪

武曹墓表 宋山言墓表 雷氏先墓表

癸丑 與一統志館諸翰林書 古文約選序 并凡例

翰林院檢討竇君墓表

甲寅 禮部侍郎蔡公墓誌

乙卯 喪禮議 請定徵收地丁銀兩之期劄子 請

定常平倉穀糶羅之法劄子 請復河南漕運舊制

劄子 東昌鄧嶧亭墓表

乾隆丙辰 請備荒政兼修地治劄子 擬定纂修三

禮條例劄子 請定經制劄子 刪定荀子管子序

再送余西麓序 高烈婦傳 禮部尚書楊公墓

誌 翰林院編修查君墓誌 高登善妻方氏墓誌

刁贈君墓表 秦仲高墓表 謝孺人葉氏墓表

丁巳 謝授禮部侍郎劄子 請矯除積習興起人材

劄子 請定庶吉士館課及散館則例劄子 論九

卿會議事宜劄子 請定孔氏家廟祀典劄子 請

以湯斌從祀孔廟及熊賜履郭琇八賢良祠劄子

辭禮部侍郎劄子 敘交 寄言 送韓祖昭南歸

序 良鄉縣岡窪村新建通濟橋碑記 楊千木墓

誌 少司農呂公繼室王夫人墓誌 田間先生墓

表

年六十至七十 請禁燒酒事宜劄子 請除官給米

商印照劄子 請禁燒酒種烟第三劄子 論山西

災荒劄子 論考試翰林劄子 修 祖陵廟寢議

塞外屯田議 渾河改歸故道議 臺灣建城議

貴州苗疆議 黃淮議 記徐司空逸事 與孫

司寇書 在巽功詩說序 李穆堂文集序 送張

又渠守揚州序 送官庶常觀省序 沛天上人傳

光祿卿呂公墓誌 弟屋源墓誌 刑部左侍郎

王公墓表 吳處士妻傅氏墓表

年五十至七十 諡法 湯潛庵先生逸事 書熊氏

家傳後 記李默齋實行 書直隸新安張烈婦荆

氏行實後 答申謙居書 答程起生書 與陳密

旃書 與某公書 畿輔名宦志序 仁和湯氏義

田記 孫積生傳 謝季方傳 理藩員外郎贈資

政大夫席公神道碑 高仲芝墓表 余處士墓表

戊午年七十一 聖王躬耕藉田頌 聖王臨雍禮成頌

禮部侍郎魏公墓誌

己未 論重刻十三經廿一史事宜劄子 進四書文

選表并凡例 廌青山人詩序 送雷惕廬歸閩序

庚申 知甯國府事黃君墓誌

辛酉 書楊維斗先生傳後 書高密單生追述考妣

遺事後 潮州知府張君墓表 吳宥函墓表 兄

子道希墓誌 七思

壬戌 論明史無任邱李少師傳 湯文正公年譜序

贈孺人鄒氏墓誌 大理卿熊公墓誌 陳西臺

墓表 方曰崑妻李氏墓表

癸亥 余東木時文序 題天姥寺壁 遊雁蕩記

記尋大龍湫瀑布 趙孺人翟氏墓誌 陳太夫人

王氏墓表 林母鄭孺人墓表

甲子 題黃玉圃夢歸圖 書烈婦東鄂氏事畧後

答尹元孚書 熊偕呂遺文序 贈石仲子序 尹

太夫人李氏墓誌 兵部主事龔君墓碣

乙丑 安徽布政使李公墓誌 兵部尚書法公墓表

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劉公墓表

丙寅 重修清涼寺記 莊復齋墓誌 程贈君墓誌

少詹事查公墓表

丁卯 重建陽明祠堂記 重建潤州鶴林寺記 江

南布政使陳公墓誌

戊辰年八十一 楊黃在時文序 赫氏祭田記 尹元孚

墓誌 與黃玉圃同祭尹少宰文 年七十一至八十二 書孫文正傳後 書盧象晉傳

後 答問 與顧用方論治渾河事宜書 與鄂少

保論修三禮書 與鄂少保論喪服注疏之誤書

與鄂西林少保論治河書 與西林相國論薦賢書

與來學圃書 答程夔州書 答禮館諸君子書

答禮館纂修書 與顧震滄書 教忠祠規并序

教忠祠祭田條目并序 教忠祠禁并序 柏村

吳氏重建宗祠記 白雲先生傳 二山人傳 金

陵近支二節婦傳 盧江宋氏二貞婦傳 光節婦

傳 少京兆余公墓誌 禮部尚書陳公神道碑

贈右副都御史趙公神道碑 武強縣令官君墓表

年歲未詳文目多在五十以後 多福硯銘 讀大誥 讀尚

書記二首 讀君牙罔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

讀二南 讀行露 讀邶鄘至曹檜十一國風

讀邶鄘魏檜四國風 讀王風 讀齊風 書周頌

清廟詩後二首 周官辨偽二首 書考定儀禮喪

服後 辨明堂位 書考定文王世子後三則 文

王十三生伯邑考辨 成王立 在襁褓之中辨 讀

經解 書周官大司馬四時田法後 書辨正周官

戴記尚書後 書蕭相國世家後 書貨殖傳二首

書漢書禮樂志後 書漢書霍光傳後 書王莽

傳後 書五代史安重誨傳後 書韓退之平淮西

宋碑後 書柳子厚辨亢桑子後 書李習之平賦書

後 書李習之盧坦傳後 異姓為後 書涇陽王

僉事家傳後 記開海口始末 自訟 西鄰愍烈

女 跋先君子遺詩 題舒文節探梅圖說 微濟

甯諸生會課 代 移山東州縣徵羣士課藝文 代

禮闈示貢士 代 擬除泰安州香稅制 代 答楊星

亭書 與吳見山書 贈介庵上人序 鹿忠節公

祠堂記 三山林泐傳 胡蘅洲像贊 浮屠髻珠

小像贊 象尺銘 硯銘二首 澄泥硯銘

諸家評論

韓文懿公 諱菼字元少號慕廬長洲人官禮部尚書 曰以一心貫穿數千年

古書六通四辟使程朱並世得斯人在復議論則諸經之覆所發必增倍矣評讀尚書記

又曰義理則取鎔六籍氣格則方駕韓歐評時文

蔡文勤公諱世遠字聞之號梁村漳浦人官禮部侍郎曰其說皆前古所未

有而按以經義揆之事理無一不合於人心之同然

此之謂言立評周官辨偽

陳恪勤公諱鵬年字北溟號滄洲長沙人官河道總督曰望溪可負天下之

重觀其讀周官儀禮孟子管子可知所見閎廓深遠

此等文可徵其平易詳慎不能平易詳慎則閎廓深

遠非真而用之必窒矣評書李習之平賦書後

朱文端公諱軾字若瞻號可亭高安人官大學士曰方子行身方嚴出語

樸直眾多見謂迂闊余獨知為鄭公孫僑趙樂毅一

流人每與之言心終不忘觀此等文有志者宜深求

其底蘊評讀管子

又曰老謀雄畧一歸經術未審韓范規模視此何似評與鄂張兩相國書

鄂張兩相國書

陳文恭公諱宏謀字汝咨號格門桂林人官大學士曰望溪經說不惟經義

開明可以蕩滌人心之邪穢維持禮俗評讀國風

張彝歎進士名自超高淳人曰探孔孟程朱之心擬左馬韓歐

之韻天生神物非一代之珍玩也評時文

王或菴孝廉名源字崑繩宛平人曰宋以後無此清深峻潔文心

唐以前無此淳實精淵理路評讀儀禮

李恕谷學正

名堦字剛主蠡縣人

曰門下篤內行而又高望遠志

講求經世濟民之猷沈酣宋明儒說文筆衣被海內

而於經史多心得且不假此媿嬰侯門為名譽此豈

近今所能得者私心頌禱謂樹赤幟以張聖道必是

人也

與先生書

顧用方河帥

名琮滿洲人

曰方子之文乃探索於經書與宅

心之實與人之忠隨所觸而流焉者也故平生無不

關於道教之文

文集序

胡襲參司業

名宗緒號嘉遜桐城人

曰望溪說經文宋五子之意

皆在其中而文更拔出六家之上余嘗謂方子乃七

百年一見之人知言者當不以為過其實也

評讀儀禮

全謝山庶常

名祖望字紹衣鄞縣人

曰古今宿儒有經術者或未

必兼文章有文章者或未必本經術所以申毛服鄭

之於遷固各有溝渚唯是經術文章之兼固難而其

用之足為斯世斯民之重則難之尤難者前侍郎桐

城方公庶幾不愧於此然世稱公之文章萬口無異

辭而於經術已不過皮相之若其倦倦為斯世斯民

之故而不得一遂其志者則非惟不足以知之且從

而培擊之其亦憐矣

神道碑

雷翠庭副憲

名鉉字貫一甯化人

曰先生之文非闡道翼教有關

人倫風化不苟作

書

沈椒園廉訪

名廷芳字晚叔一字菽林仁和人

曰先生其今之古人與

廷芳昔受經邸第見先生著緇布小冠衣緇袍凭白
木几箋經不稍休與門弟子講論肫肫以六經之言
質諸行弟子若侍伏生申公側穆然起忠敬也及立
朝蹇諤多與時牴牾然

天子獨鑒其心無欺非先生之碩學忠誠惡能得此哉

贊傳

又曰方先生品高而行卓其為文非先王之法弗道非
昔聖之旨弗宣其義暖遠其法謹嚴其氣肅穆而味
淡以醇湛於經而合乎道洵足以繼韓歐諸公矣先
生之文海內或知宗之特平生以道自重不苟隨流
俗故或病其迂或患其簡且多謗之者雖然能擠於

生前而其人其學卒不能掩於歿世也文集後序

程夔震兵部名峯歙縣人曰先生之文循韓歐之軌迹而運

以左史義法所發揮推闡皆從檢身之切觀物之深
而得之不惟解經之文凡筆墨所涉莫不有六籍之
精華寓焉而無一不有補於道教也文集序

姚薑塢編修諱範字南青桐城人曰望溪文於親懿故舊之間隱

親惻至亦見其篤於倫理而立身近於禮經有不可

掩者已評文集

韓理堂大令名夢周字公復濰縣人官來安知縣曰論文於程朱未出之

前與論文於程朱既出之後其說不同程朱以前聖
道否晦雖有一二豪傑之士窺見大體未能使此理

燦然較著於世立言者苟持之有故卽高下淺深醇
駁不一君子皆將取之使學者擇焉自程朱出而聖
賢之道復明學者舍是無以爲學立言者舍是何以
言哉將背而去之乎則適以自陷於淫詖將以文爲
小技而戲出之乎則又可以不作矣是故生程朱之
後而謬援古人駁雜以自解皆無當於斯文者也望
溪先生之文體正而法嚴其於道也一以程朱爲歸
皆卓然有補於道教可傳世而不朽其於所易忽者
亦不苟蓋可以識先生之所學矣書後集
彭允初進士名紹升號尺木長洲人曰少讀望溪方先生文服其
篤於倫理有中心慘怛之誠以爲非他文士所能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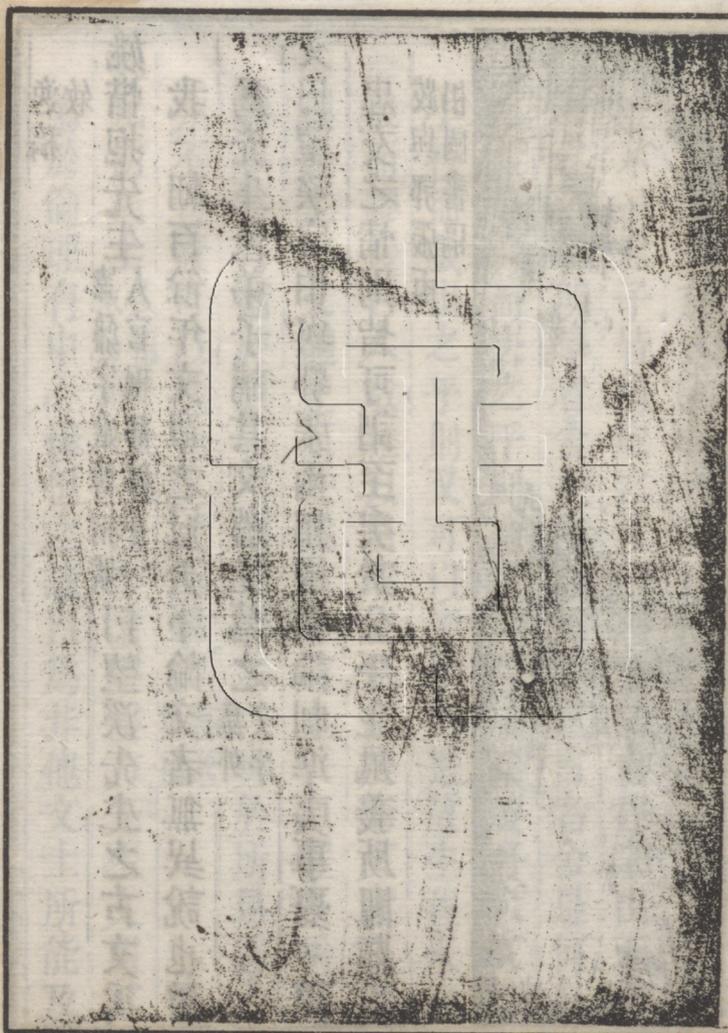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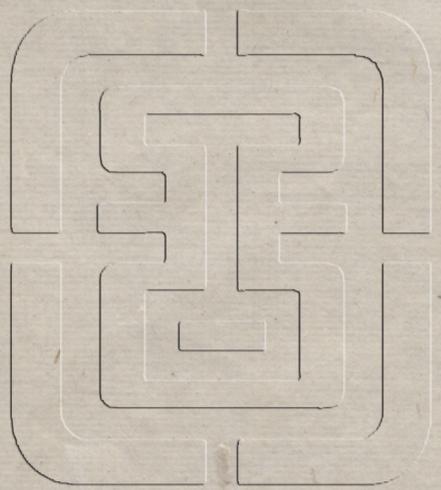
逸稿
敘

姚惜抱先生諱鼎字姬傳桐城人官刑部郎中曰望溪先生之古文爲

我朝百餘年文章之冠天下論文者無異說也爾
爲先生邑弟子誦其文蓋尤慕之集外文序

又曰望溪宗伯與鄂張兩相國書論制準夷事憂國

忠友之情則皆可謂至矣於公平生風義所關頗重
跋與鄂張兩相國書稿



皇清外年記

附錄

五

